

編按：感謝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主持人董挽華老師，率領新文藝復興閱讀團隊製作 436 期〈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主題探討之精彩內容。礙於篇幅，436 期未能全數刊出，本期將於此單元完成全部精彩內容之刊載。

天光雲影共徘徊

暑日訪問王文興教授，

談賞讀經典文學和經典電影（下篇）

問題設計：董挽華教授

採訪／撰稿：黃語慧

問：知道您從文學大師托爾斯泰、莫泊桑、佛樓拜爾等「低沉徐緩」的文字節奏裏，以及知名作家海明威用字簡練的特色上，都大得裨益。

王教授：這幾位作家，在文筆、文字、節奏上，都有如音樂一般的美感。或者說，他們文字的節奏都有詩歌的節奏。

問：是否請您為我們稍作數算——您個人從閱讀大師之經典奠定基石，直到個人寫作，整個打的真是一場「無休止的聖戰」嗎？其中的苦與樂為何？

王教授：從事文字工作，很花時間，也相當費神。但，一定是樂多於苦，才有人願意這麼做。從讀者的角度來看，一定是認為閱讀的收穫超過辛苦，他才願意經歷這苦讀的過程。寫作也是差不多的道理。經過寫作的辛苦之後，我不應該說最後得到的是樂。克服創作的艱苦，把一個句子寫完，其實得到的不是快樂，而是一種如釋重負的自由。寫作是予人這種精神上的自由。

問：是一種能把內心的想法表達得好的自由嗎？

王教授：表達得好不好，你自己不知道。你只知道，你克服了一個困難。這個收穫和讀者的收穫不一樣。讀者有美感的收穫，而創作沒有美感的收穫，徹底沒有。只能

說達到一種自由的快樂。是脫離困難的快樂。

問：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談到自己的寫作，自認「身體內有一股驅使他寫作的本能」，這麼一來就不得不去寫。¹您寫作的時候，是否也有一股「不得不寫」的力量促使您提筆來寫呢？

王教授：他所說的「不得不寫」，是可靠的。「不得不寫」可能是一種自己定下的責任感。這責任感是設在一個

假定上頭的。假定我寫了這本書，對文學會有所貢獻，那麼，我很願意克服這個困難。我自己個人只能夠說，假定我把作品完成，對文學也許有一點點貢獻。我寫作的動機與目標就是如此而已。我個人不會想到什麼別的收穫，一概沒有。我連讀者閱讀時的美感收穫都得不到，其他物質的收穫更是沒有任何一個藝術家會想到，因為那完全不是自己能掌握的，嚴格講，也並不重要。我想，科學研究應該也是一樣。

問：您的寫作生涯為何如此「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²，如此無怨無悔呢？

王教授：這方面我倒沒去想過。

問：「宗教向度」是中國經典文學作品裏的弱項嗎？為什麼？又您同意夏志清先生為中國現代文學把脈，而將其膚淺歸諸於「對『原罪』之說不感興趣，無意認識」嗎？您以為對於人性「邪惡」之探索，杜斯妥也夫斯基藉其經典著作，有著不朽的貢獻嗎？（如：《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罪與罰》二書）

王教授：我從來不認為宗教是中國文學的缺點、弱項。因為宗教絕不止基督教、回教。中國文學的佛道思想很深，可惜中國文學史有很大的偏見，不肯正面的收納宗教文學。比如說，我們的文學史接受了持道家思想的王維、陶淵明，就以為它已經盡到責任了，然後便嚴厲排斥許多真正的道教文學。其實道士寫的詩歌之中就有一流的詩作，



王文興教授

但是都不允許進入文學史。你只能到民間去，或是到道觀裡面，看到他們的宣傳品，才能知道這些詩寫得好。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道士呂洞賓，我認為他的很多詩是第一流的。雖然，比較公平的《全唐詩》曾收錄其詩作，但一般的唐詩選都不太收。佛教文學也是一樣。在中國，和尚寫的詩向來都是別人譏笑、嘲笑的對象。譏笑者之中最不好的代表人物就是蘇東坡，他嘲笑和尚寫的詩有「蔬筍味」，笑人家吃素，有菜味。其實，他應該先想一想，這「蔬筍氣」正是一種崇高的宗教境界。這是中國文學史中很大的偏見。

問：為什麼有這樣的偏見存在？

王教授：因為科舉制度。一旦有子弟認真走上佛、道這條路，便會出家，不去求取功名。兒子要是不求功名，父母將來也沒有飯吃，所以，長輩絕不鼓勵子孫對這些宗教文學著迷，更不許對其哲學或神學著迷。從前古代沒有退休制度，若是孩子出家，將來老人便沒有孩子的官俸奉養。這種想法，不知道抹煞了多少宗教詩、詞，還有宗教小說，導致很多很好的宗教筆記小說，都不受重視。

問：在上回聽您講筆記小說以前，我也沒有細讀筆記小說的經驗呢。

王教授：因為筆記小說不列入文學史。中國有一個很了不起的魯迅，首先注意到筆記小說的重要。他有這個眼光是很了不起的。他編纂《古小說鉤沉》，就選了很多的筆記小說，認為可讀，可以拿來當課本。

問：這些筆記小說的藝術成就，除了戲劇性與詩意，又多了一道宗教向度嗎？

王教授：對。它的詩意，已經是最高的「宗教的詩意」了。光是這一點就可以壓倒一切世間的、世俗的詩意。

問：您認為世俗的詩意少了宗教向度之後，剩下什麼呢？

王教授：世俗的詩意，當然也是不錯。比如說一年四季的變化、春花秋月、飲酒的沉醉、功名的喜樂，這些都有詩意，也都是人生。但是，宗教的好處是使人站得高、站得遠，這「距離」是更重要的。世俗的花草固然好看，但你願意每天躺在公園裡面，臉貼著花草看，還是你願意像太空攝影那樣，從高空照一張相片，把整個景觀照得又遼闊又清楚？宗教的眼光是更好的眼光。佛經講到「法眼」，用法眼看這個世界，和你用俗眼看這個世界，是有不同。

問：那你是否同意夏志清教授講的，中國現代文學「對『原罪』之說不感興趣，無意認識」呢？

王教授：夏志清所說的有其道理。中國文學裡是不大有原罪的觀念。我們不是以《聖經》的方式來講原罪，但人性基本的邪惡，筆記小說裡也多有描述。雖不是原罪，但是對人性罪惡的認識，也相當深刻。

問：請為我們舉一、二例子。

王教授：我們比較熟的大概就是《唐人傳奇》裡頭的〈鶯鶯傳〉。〈鶯鶯傳〉對男女之間的薄情、背叛等行為嚴厲譴責。這篇作品對這種罪的認識，已經是一種相當好的角度了。很多小說也都寫到了其他人與人之間的忘恩負義。

《唐人傳奇》另有一篇叫〈馮燕傳〉，也觸及到罪的問題。這是一個很複雜的人心的故事。馮燕本來是個地痞流氓，沒做過什麼好事，但俠義是他的優點。所以故事說到後來，俠義這個優點就遮蓋了其他的缺點。最後，他為俠義捨身送命。這個故事讓人體會到人性的複雜；人性可以是罪惡與美德的結合。

《聖經》對原罪的講法，也並不能支配所有的西方文學。我所讀過的西方文學之中，也只有霍桑的《紅字》是比較接近探討原罪的一本書。論到罪惡的探討，普遍來講，西方專重於個人內心的檢討，而中國是從外表來描寫罪惡。兩者方向不同，方法不同，但主題都是罪惡。中國對罪惡的認識從來不缺。

問：您以為對於人性「邪惡」之探索，杜斯妥也夫斯基藉其經典著作，有著不朽的貢獻嗎？（如：《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罪與罰》二書）杜氏對於罪惡，就是著重於內心的探討。他不但替中國文學打開一個新的局面，甚至對西方文學也有同樣的貢獻。在他以前，西方也不這麼寫罪惡。

您一直認為「電影即是小說」，那麼，我們賞讀經典電影，也就等於閱讀經典文學嗎？其間是否仍有文體的差異性存在？又您以為我們賞讀電影的角度與態度應如何逐漸建立呢？

王教授：我是說「電影就是文學」，不是「電影就是小說」。我說的範圍比較大。

問：您覺得賞讀電影也需要「精看」、「精讀」嗎？

王教授：可以。現在的設備可以讓你隨時停格，來來回回，慢慢地分析研究，這從前只有電影學校才辦得到。所以，是可以慢讀。讀電影和讀文學方法完全一樣，只是電影加上了視覺藝術的表達。其實嚴格說來，文學往往也兼含視覺藝術，而電影更直接些，不必透過文字。電影就是文學，所以，了解電影的方法就和了解文學沒什麼兩樣。

問：您會建議大學生作系統性的賞讀經典文學與電影嗎？（在您的論述評文中，您曾流露一些您本人作系統性或關聯性賞讀的線索：如杜氏《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影響卡謬《異鄉人》、梅威爾《白鯨記》影響卡謬《黑死病》等。又如史特林堡、德萊葉與柏格曼三位重要導演的承傳等）

王教授：這還是回到第一個問題：到底什麼是經典？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依靠文學史的介紹。但，對文學史的依賴，可多可少。任何人都不可讀完文學史內介紹的書，但可以先拿來當個參考，然後再自行挑選。

問：那，系統性的選讀，會不會比隨意地讀更有意義呢？

應該說，一旦列入經典的著作，就不需要系統性的閱讀了。既是經典，表示它的價值是有保證的。身為學生，是可以有時間、地點、心情上的自由，從中隨意挑選。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有恆心，不要一本書看兩三個字就拋開來，到最後一輩子都沒讀完一本書。所以，每本書從頭讀到尾，這才是系統。經典是個很好的保證，等於給你一張保證書，確保你讀這本書絕不會浪費時間。最重要的是你要從第一頁讀到最後一頁。

問：請為上回您至交大新文藝課的演講，再作一則簡短的「補講」。

王教授：我想，〈蕭史〉和〈伎者歌〉兩篇都講得還算完整。並且，我記得後來董挽華老師給了一句重要的補充，她說：「〈伎者歌〉恐怕是上好的技擊小說。」（以前中國的武俠小說稱為技擊小說。武俠小說一詞是民國以後才出現的。）我想，董老師的補充是對的。〈伎者歌〉裡頭那位江湖賣藝人，他的身手實在是好。既然這篇小說描述身手，就應該把它列入技擊小說，或武俠小說。我們絕不可小看武俠小說。它固然是在強調人的動作，但動作當然也是人類活動的一種。動作要描寫得好，跟描寫情感沒有什麼兩樣，也算是上好的文學。董老師認為，這個動作之所以寫得好，讓人覺得可以喝采，是因為這個表演的人可以從老高的地方不偏不倚地跳到地上挖的一個坑裡。他的準確，就是本文動作描寫得傑出的地方。

另外，〈伎者歌〉中的賣藝者，極可能是個婦女，不是男性。這就更難得了。這一點我下面倒可以補充。

中國的馬戲班，向來是北方的。南方沒有什麼馬戲班。宋朝南下後，蘇杭地區有些賣藝的，但恐怕他們都還是北方人。所以，身手、技擊、武俠，都可能是北方文學的重點。我們讀這一篇小說時，也應該考慮到南北的劃分。陳衍很明白的把這篇小說收在

《遼詩記事》之內。遼，就是北方，這一個故事發生在北方就非常通順，如在南方就沒什麼意思。所以，以此文證明，我們大膽推測，武俠文學可能是北方文學。

但是，我看過清末小說家王韜所寫的短篇武俠小說〈劍氣珠光傳〉，收錄於《松濱瑣話》。順便提一下，王韜也是被中國文學史遺忘的人。清末的小說家裡，很少有人接受外國文化，而他在上海接受英文教育，後來一輩子流亡香港。他在香港辦報，首立格致書院，並擔任第一任院長。他信了基督教，讀西方文學，經常在歐洲旅行。王韜的文筆非常好，是用文言文寫小說。

〈劍氣珠光傳〉非常奇特，故事的背景在廣東，這和我們剛才說的是有出入的。剛才我們說，武俠小說是北方文學，但別忘了武俠小說也可以是南方文學，可以是廣東等等邊地的文學。南方文學若不寫江南的精緻文化，還是容易出現武俠風格。〈劍氣珠光傳〉不但是廣東的武俠小說，而且主角是個女俠，這又跟陳衍《遼詩記事》中的〈伎者歌〉符合。這篇小說很有意思，可以當作廣東民俗學的研究對象。從前，在當地人重男輕女的習慣下，男人反而換取了女性的角色，女性反而扮演了男性的角色。故事中，俠客是個女人，被保護的一方竟是她的情人，她的丈夫。兩性角色這樣的顛倒，是因為當地人希望儘量讓子弟科舉得名，仕途順遂，於是，就讓男人讀書，女人勞力。〈劍氣珠光傳〉就描寫從小指腹為婚的一對男女，終其一生，男人一直被女人保護著。男人一路參加科舉考試，旅途遇險時，總有一位俠客前來搭救，這女扮男裝的俠客其實就是他從小的未婚妻。這女孩能夠舞刀弄劍，是因為在廣東，她老家是做生意的。剛才說當地人要男孩讀書，女孩出外做生意，為了財貨安全，女孩也都練就一身好武藝。

〈伎者歌〉和〈劍氣珠光傳〉都是武俠文學，主角都是女俠。前者發生在北方，後者是南方邊疆，兩相對照，饒富趣味。相較之下，我想〈劍氣珠光傳〉的內容又更為豐富，因為有民俗學的要素存在，對廣東文化是相當豐富的表達。在台灣，很多人不妨閱讀這篇小說，因為嚴格說來，這樣的廣東文化其實是客家文化。這篇〈劍氣珠光傳〉，客家族群讀來應備感親切，可以作為先祖文化研究的材料。我聽說客家社會從前也有令女性擔任男性角色的現象，例如下田工作、到都市買賣等等，經常是女性當家。〈劍氣珠光傳〉對此一文化現象提出了良好的解釋。

問：老師想不想要寫一篇「被文學史遺忘的人」這樣的文章？

王教授：這樣的人太多了，不計其數。這是一個很大的研究工作，要寫得有系統，並不容易。我們或許只能先看看文學史上的「偏見」。

文學史上不公平的現象很多。比如呂洞賓沒有列入，根本就是遺漏了。而名列文學史卻又不公正的，也很多。名不符實的，或顛倒是非的，都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唐朝詩人孟郊。今日，孟郊在文學史上僅被認為是第二線詩人，但是與孟郊同時代的詩人韓愈，卻肯定孟郊是當代大師。文學史完全沒有考慮韓愈的看法，很不公平。



文學史之所以把孟郊從這麼高的地位拉下來，是蘇東坡的錯。蘇東坡雖然有很多優點，詩也寫得不錯，但他喜歡講一些不負責任的閒話，首先嘲笑孟郊的詩。他說孟郊的詩讀起來就是苦哈哈的，叫人不樂、不歡，覺得天地隘小侷促。大概因為蘇東坡的名氣太大了，從此以後，大家就跟著他批評，說孟郊的詩沒有富貴相，把他擱在一邊。我個人完全同意韓愈所言，認為孟郊是第一。他的詩語言的純淨、境界的純淨，達到第一等的和諧，沒有人做得到。文學史上的這個錯是蘇東坡引發的。



後來，我看到另有一人推崇孟郊，就是大詞人晏幾道。我想，此人很了不起，竟沒有受蘇東坡的影響。晏幾道有一首詞，第一句就說「東野亡來無麗句」³。這句話就足以給孟郊平反了。但是，後來考證後才發現，晏幾道是東坡之前的人。我們可以推測，蘇東坡之前，唐宋的文人普遍認為東野是第一。連晏幾道這麼好的詞人都這麼推崇孟東野，如今他的詩作卻乏人問津。

另一位很有眼光的文人，是清末民初的鄭孝胥。他的案頭上日有一本《孟東野集》，為天天必讀之書。鄭孝胥是陳衍的好朋友，深受張之洞賞識，是張之洞的首席幕僚。他曾隱身上海，著有《海藏樓詩集》，收錄自己創作的詩詞，書名有「湖海一身

藏」之意。鄭孝胥的詩詞不錯，然其最高成就是在於書法，他的楷書極好，可以說近五百年來無人可出其右。今日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的書藝，因為國、共政府皆認定他為漢奸，把他打得不見人影。鄭孝胥效忠滿清政府，致力於溥儀復辟，甚至作了滿洲國的總理，應該是個忠臣，但如此一來，海峽兩岸反而因此幾全不承認他書法的成就。說到這裡，至少已有兩件不公平的現象。第一，鄭孝胥肯定、推崇孟郊，但乏人理會。第二，鄭孝胥的書法極為高明，卻也無人問津。今日在中國大陸，情況稍有好轉，鄭孝胥書法的地位正慢慢被恢復，然而這只限於小眾。廣大民間之中，認識他的人依舊極為稀少。

（先生從書包裡拿出一本書）我的書包總有一本《孟東野集》，我已經放了十多年了。倒不是每天有機會讀，是在等車、等人的時候拿出來讀。（按：王文興老師一翻開自己的《孟東野集》，個人四處作兩圈、三圈的圈點、評論的筆跡，清晰可見。精讀深思的功夫實在了得。）這本書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在台灣，大約只能在舊書店才買得到了。我想這詩集裡沒有不好的句子，實在是正如晏幾道所言：「東野亡來無麗句」！孟郊未必有宗教信仰，既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但是，他的詩已經達到宗教的境界，乾淨到纖塵不染的境界！

問：老師，您目前是否懷有熱情要為孟東野寫一篇平反的文章呢？

王教授：一定有，一定有。只是時間還沒到。早晚會寫的。可能會先用講課的方式（如麥田講堂），讓更多人願意讀他。

問：最後，請您為我們推薦大學生必讀的經典文學與電影書目。

王教授：還是剛才那句話，文學史還是可靠的，不會騙人。可惜文學史的遺珠很多，這我們管不了，也讀不了那麼多。儘管有未臻詳盡之處，眼前文學史所提供的，的確已經足夠大學生做一個入門的工作了。友聲

1. 維基百科：村上春樹 (<http://zh.wikipedia.org/wiki/村上春樹>)

2. 出自屈原〈離騷〉。

3. 晏幾道，〈臨江仙〉，「東野亡來無麗句，于君去后少交親，追思往事好沾巾，白頭王建在，猶見詠詩人。學道深山空自老，留名千載不干身，酒筵歌席莫辭頻，爭如南陌上，占取一年春。」